

游踪

# 巍宝山太子殿

□ 陈鸣

摆渡车渐渐驶向山门，巍宝山还沉睡在晨雾里，透过“巍宝山”匾，里面的一切被乳色笼罩着，虚幻、神秘，偶尔投射下来的几缕阳光产生丁达尔效应，仿佛人间仙境。早起的鸟儿和蝉一齐啼鸣，声音在山谷间荡出回响，愈发显出仙山的宁静。

今天的目的地离山门不远，面积远不及其他殿宇，却是带动巍山文旅产业的新生力量。

我冒着雾气，踩着湿润的青石板，望着苍翠的松涛，听着鸟叫蝉鸣，拾级而上。

过了南诏土主庙，在文昌宫门前远眺，观音殿的飞檐在树影间若隐若现，院内的那株曾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高古山茶高高矗立，树上的花早已谢去，树枝间又长出了新的芽苞，为二月的如火般的花潮孕育着生机。但我今日并非想一睹这株古山茶的风采，我要寻的，是紧邻的太子殿，探寻这座小庙是如何的魔力，能让巍山古城在全国的名气更上一层楼。

但若不是门楣上那块几近褪色的匾额和网络平台的大力推送，我平日爬山时几乎错过了这座被岁月浸透的小庙。

走近，可能因为时间尚早，寺前还落着几片枯叶未来得及清扫，这应该是才落下的，踩下仍能发出细碎的脆响。瑟瑟的响声打破了宁静，在静谧的山间格外清晰，如同来自遥远时光

的回音，古老、悠长。

寺小，但它的气足以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书客和角色扮演游戏爱好者。

跨过那道被香客和年轻人们的步履磨得光滑的门槛进入寺院，仿佛跨入了另一个时空：这不像是个寺院，更像是年轻人们的一个新晋打卡地。

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有个年轻人来参观寺院。那时的太子殿，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因香火不旺几乎要失修的破败的小庙。他进入寺院，见院内木牌上写的筹款修寺公告，又见隔壁灵官殿那株四百多年的山茶树开得如火如荼，顿时心生灵感，不久就创作出了一部百万字长的小说作品。那年初见，勾出了一个故事的缘起：那一抹红，映亮了两个灵魂的相遇。这个年轻人，就是网络作家墨香铜臭；这部小说，便是《天官赐福》；这两个灵魂，即是花城与谢怜。

殿前，绣球花树上系满了祈福的红绸在风中轻轻飘荡，像一颗跳动的心火。望向对面小屋，满墙的手写信让人叹为观止——有娟秀的字迹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稚嫩的笔画勾勒出书中人物的轮廓，还有远方的旅人留下的车票，背面写着“为你明灯三千，为你花开满城”。这些信物被仔细地保存，这一定经过了整理，否则这间小屋早已装不下这许多深情与信念。

走上石阶，只见神龛中的太子像静立中央，细细端详，有一种自内而外

散发出来的悲悯，像是理解人间疾苦的智者。殿内的香炉里，几柱新插的香正在静静燃烧，想必已有虔诚的香客赶在我之前来过了。青烟袅袅，在朱红的柱子间盘旋不去，像无数未竟的心愿在院内低语，也像花城与谢怜在此驻足流连。

退出殿来，太阳也升至半山了。院中的那株老树下，碎金洒了满地斑驳，树影随着山风轻摇曳。在这里近观，小殿的几根柱子稳稳立在石墩上，铆铆丝丝缝合地卡住每个零件，这西南特有的建筑方式不用一钉一铁，却让大殿承载了历史，避过了风雨，扛下了天灾，担下了人祸，始终屹立不倒。檐角的铜铃叮叮作响，伴着从殿内传来的诵经声，与山风、蝉鸣、鸟叫互相交织，谱成了最自然、最本真的交响曲；从这里远眺，山雾在晨光的照射下渐渐散开，巍宝山也露出了她原本的颜色。如墨，如黛，一层一层，先是在雾霭的乳白间融入天际，最后又慢慢清晰地展露在眼前。

阳光慢慢爬升，从山间终于越过屋脊，直直地照在我的脸上。我闭上眼睛，享受着这来自自然的沐浴，任晨光将我面颊晒得温热，反而有一种安稳自在的感觉。睁开眼，两个穿着汉服少女一人穿着红，一人裹着白，有说有笑却不失优雅地步入这里，很明显，她们根据动漫形象，一个扮演花城，一个扮演谢怜，一定是这书的忠实书迷。走进屋内，她们将信物递出后相视而笑，轻念那句经典台词：“身在

无间，心在桃源。”

隔壁，那株世界上最高的古山茶花期已经落幕，但它裹满青色的高大身姿仍然格外显眼，不停地吸引着我的目光。我借着儿时的记忆，想象着它早春时节满树红霞的模样：该是怎样的绚烂，才能在一瞬间点燃一个作家的灵感，在纸上开成笔下的花？或许美好的事物向来都是如此，在适当的时刻，以适当的方式，点缀适当的人。

离开时，风卷起落叶，在空中飘舞着旋舞。回望太子殿，它就像谢怜，朴素坚韧，平凡中自有光华。正如书中所言：“风光无限是你，跌落尘埃也是你，重点是你，而不是怎样的你。”这座小殿成为年轻人心中所喜，不在于飞檐画栋，不在于古老历史，而在于每一个前来的人，都将自己对于书中的向往与期许留在了这里，久久不散。

下山上路，我遇见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妈妈。她正踮脚往我离开的方向行进，背篓里装着香烛供果，自然不是为了小说而来。我问她是否常来，她笑出一脸皱纹：“年轻时喜欢和几个老姐妹上来野炊，但现在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不常来。这次是来给在城里上学的小孙女求个签，希望她平平安安、学习进步。”看着她虔诚的背影，我幡然醒悟——文学赋予这里浪漫的思想，民间给予它信仰的力量，两种看似不同的寄托，其实都源于我们对美好的最真实的向往。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 母锡鸥

# 宋挥玉斧之始末

清代孙麟翁作《大观楼长联》，上联写景，下联写云南历史，其中一句是“宋挥玉斧”。在研究大理历史中，“宋挥玉斧”（或“玉斧画河”）的真、伪永远是回避不了的课题。

据史籍记载，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宋王朝打算在大渡河外建筑城邑，设市与大理国进行贸易，购买大理马用于北方的抗金战争。当朝廷向黎州（今四川汉源）刺史宇文常了解情况时，宇文常说：世祖皇帝（赵匡胤）曾手执玉斧（文房古玩）沿着地图上的大渡河一划说，宋与大理国以大渡河为界，大渡河外的地方宋王朝不再要了，这样宋朝可以保证150年没有西南边疆的战乱。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宋挥玉斧”的故事。

宋朝为何在当初不统一大理国，扩充领土，充实兵力？原因归纳为以下两点：首先，经济上大理国是稳定的。自段思平当政后，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权逐步得到巩固，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同一时期，北宋进行了南平王高保勳、武平节度使周行逢、后蜀孟昶、南唐、南汉的战争后，也需要消化成果。其次，军事上北方契丹已得燕云地利，北宋必须重兵布防。大理路远、林密、兵多且武备齐整、人民万众一心，地利、人和占优势。北宋考虑到了自身军备不足以在两个战场同时用兵。

元朝官员郭松年来云南考察时写了一篇《大理行记》，文中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往来，通于中国。”此记述说明，大理国与宋王朝有使节往来，只不过双方往来不多而已。

元代李京编纂的《云南志略》，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述的：“宋兴，介于辽、

夏，未遑远略，故蒙、段二姓与唐、宋相始终。”又载：“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

《宋史》是中国历史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依据的材料为宋代的国史，史实基本是可信的。《宋史》中的《大理国传》记载：“大理国，即唐南诏也。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环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轡。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护。政和五年，广州观察使黄璠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德，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

著名白族学者马曜说：“大理国与南诏国不同的是，始终与宋朝保持了睦邻友好关系，不向东南亚扩张，不与中央王朝抗争，其社会经济文化较之南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大放异彩的释儒文化。”

随着民间贸易和往来的频繁，有许多内地的汉族同胞迁徙到了大理。汉族同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大理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如唐太宗所著《帝范》一书，在中原地区早已失传，恰好大理国将这本书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维摩诘经》跋文：“大理国相国高泰明为大宋国奉使钟震、黄渐造此《维摩诘经》，将命还朝，福祿遐遐，登山涉险，无所惊虞。蒙被圣泽，愿斯年而永无隔绝也。文治九年（公元1118年）戊戌季冬且旦日记。”这段文字也印证了大理国与宋王朝的友好关系。

“宋挥玉斧”是云南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件，两种说法都有依据。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弱小的王朝，北方大敌当前，它是无法顾及大理国的。大理国之所以有三百余年的太平历史，就是因为没有战争，文化发达，民众安宁。

# 龙尾关走笔

□ 罗富章

位于大理市下关西洱河北岸的龙尾关遗址，又名龙尾关、槐城，可以说它折叠着多少代大理人沉甸甸的记忆。每逢周末或者闲暇时光，我总爱越过黑龙桥，到龙尾关这片新旧交替的城池走一走、看一看。天色微沉时，龙尾关像一位经历岁月沧桑的老人，靠在苍山斜阳峰下，慢慢回想着旧事，而我一颗怀旧之心也在行走间油然而生。

龙尾关西起天生桥，东至大关村，由南诏王阁罗凤始建于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作为南诏都城太和城南的大门，因苍山山势如游龙掉尾得名。自古以来，在龙尾关以南，由东向西缓缓流淌的西洱河，宛如一条天然“护城河”，守护着这一方古城遗址的和諧与安宁。如今，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了，庄严肃穆的龙尾关城楼，依然宛如门神般矗立着，似在诉说“天宝战争”的惨烈，墙上那一株弯腰低头的狗尾草，像是对李宓将军俯首称臣。

龙尾关下，一条叫阳南溪的溪流，

沿着“寿康坡”潺潺而下，自然而然地营造出“小桥流水人家”的优美意境。城楼上通常昼夜灯火辉煌，人们弹唱洞经，品茗休闲；楼下门洞里，不时能看见客商、挑夫进出的身影。

路上没有行色匆匆的赶路人，也没有见缝插针的快递、外卖电动车。大多是附近的老人，他们弓着腰，踱着青石板拾级而上，踩踏着岁月里的马蹄印，时不时停下脚步，仿佛能听见“哒哒”的马蹄声和远远的乌铃声。

路两旁的店铺，都是两层青砖灰瓦民房，没有半点钢筋和水泥的影子，只是，大多呈现“戕门锈锁久不开”的荒凉。倚着路边店铺的柜台小憩，抚摸着那光滑油亮的石板，我心想：多少银圆铜板和汗渍才能磨出这般模样？

风雨侵蚀，脱落了漆的门板缝里，还能嗅到茶叶和烟草残留的味道。当年，无数担茶叶、烟草、布匹和糖、盐就是从这里集中分散，进西藏、走夷方。

龙尾关古色古香的小街一隅，是一间卖南诏油粉的小门面，店主是一位驼背的奶奶，见客人进来就问：“要几碗，现吃还是带走？”没有过多的营销技

巧。我要一碗五元钱的油粉端上桌，木瓜醋和着葱花、芫荽和麻辣酱，“呼噜噜”下肚，胃里顿时翻江倒海，额头冒汗，嘴里“哈哈”直呼过瘾。这般的爽快，是酷热的夏天降暑的最好良方。看着所剩无几的油粉，我问驼背老奶奶每天为何不多卖些。她不紧不慢地回答道：“为了让当地和外地的游客来到龙尾关，能喝着苍山的泉水酿制出的大理啤酒，吃着爽滑细腻、香滑的南诏油粉，我们每天都用小客车从南诏捎来，当天卖完，过时不候。在龙尾关做小本生意，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得起这块风水宝地！”

午后，路边卖小菜的，都是些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各式小菜，没有菜市场的那般鲜亮硕壮，叶子上甚至还留些斑斑点点的虫齿印。他们也不备秤，都是成堆成把地卖。看上了，从水桶里捞起三两根稻草，给你捆扎结实，打个扣环，付钱拎走。有时还会多给你捆上三两颗葱花、芫荽，回去当佐料。顾客满是感激，心里绝不会有一“明让你三两，还说我不识秤”的疑惑。都是些老顾客，今天来了明天、后天还会来，彼此心

中都有期待。在龙尾关小路边，我目睹了一对卖民族饰品的老夫妇吃饭时互相夹菜喂给对方的模样。他们一直默默守护着这座生养他们的老城和祖上流传下来的传统手艺，所以，他们卖的民族饰品价廉物美，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回头客”，虽然也赚不了多少钱，但无形中传承弘扬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他们在生活上相濡以沫、琴瑟和鸣，伴随着龙尾关和斑驳时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其实，经受了风风雨雨的龙尾关也是社会的缩影，这里的芸芸众生，悄无声息地将一个个日子串成了“岁月”。

当我离开龙尾关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刻，落日的余晖将飞檐翘角的城楼镀成一片金黄色，而斑驳老旧的城墙的影子也被拉得老长。此刻，我想起了一些藏在时光里的老铺面、老门板、老市声和老柴米油盐味，还有那些老人们对待厚重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模样，以及他们悠然淡泊的活法。正如傲然屹立的龙尾关，永远默默守候着这里的安宁，让这里的日子过得平实、有味而绵长。

## 生活笔记

# 普溯晒秋

□ 李晓亮 / 图

晒秋，是普溯最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忆。普溯镇位于祥云县东南部，自唐代置河西县至今已逾千年，是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

高原独特的立体气候让普溯的秋收比坝区晚了不少时日，却也孕育出更饱满的硕果。海拔两千多米的地势让这里的秋天来得格外清爽，也让晒秋成了最为别致的景观。

月白风清，天高云淡，瓜果飘香谷满仓。每年这个时候，普溯老街就被金黄的玉米簇拥点缀起来，丰收的喜悦写满了男女老少的脸庞。老街“晒秋人家”又迎来了一年当中的“晒秋”旺季。转过新街口，视线会被一片绚烂撞个满怀——屋檐之下、木架之侧、青石板上，辣椒的火红、玉米的金黄、瓜子的暗褐、芸豆的乳白……像是莫奈的调色盘，在秋日的暖阳下铺展开来，这便是小镇最动人的时刻。

沿着老街往里走，家家户户的“晒秋”形式各异：簸箕里晒着刚采摘的“潮瓜子”和还未脱籽的向日葵，编织袋里晒着金黄的玉米，编织袋里晒着金黄的玉米，编织袋里晒着金黄的玉米……最耀眼的是屋檐下悬挂的玉米，普溯种植玉米由来已久，每年秋收后家家户户种植玉米归来，老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了：个头大的玉米棒去皮，编成串挂在杆上立于屋檐下，个头小的直接



晾晒于地，黑白相间的老房子和金灿灿的玉米相映成趣，不占地还美观大方，放眼望去整条老街熠熠生辉，是普溯最为独特的晒秋景观。

那位耳背早已听不清声音的耄耋老人，依旧日复一日地朝着太阳的方向，忙碌的手却始终不停歇，不是在拣豆子便是在剥玉米，老一辈人的勤劳与持家在这一刻便具象化了。没有名字的小卖部门口，老人们常坐于此，一边翻晒草药，一边聊着收成，谈笑间一阵阵地传来，在空气里久久不散。漫步其间，那些儿时的回忆一一涌上心头。

新收的稻米已堆满粮仓，新腌的腊肉已挂满屋檐，每一幅晒秋图景都凝聚着质朴的情感在等待着你，不论你贫穷或富有，故乡都永远向你张开双臂，这便是这个山乡小镇独有的晒秋，没有刻意的雕琢，却藏着最质朴的喜悦，都是故乡写给远方的你最温暖的歌谣。

## 美食地理

# 无量山千张肉

□ 李文开 / 图

在无量山的烟火气息里，藏着一道动人心脾的美味——千张肉。它从不是惊艳四座的“硬菜”，却用恰到好处的滋味，把生活里的温暖熨帖得刚刚好。

这道菜的巧思，藏在选材与工序里。选用肥瘦相间的猪三线肉，搭配无量山特有的酸腌菜，经煮、炸、蒸三道工序慢慢打磨。煮出肉的本味，炸出表皮的微焦，再用蒸汽把油脂悄悄逼出，让酸腌菜轻轻吸走多余的油膩。等到端上桌时，嫣红的肉片层层叠叠，酸腌菜的金黄隐约透出，光是看着，就像看到了家人用心准备的模样。

入口时更懂它的好——肉片软嫩得几乎不用嚼，肥腻早已被酸腌菜悄悄化解。酸甜的香气裹着肉香在嘴里散开，不是浓烈的冲击，而是温柔的包裹。就像无量山的人一样，不张扬却实在，把对生活的热爱，都藏在这口“刚刚好”里。

有人说它像四川的烧白、沿海的梅菜扣肉，懂的人都知道，差别就在那口酸腌菜里。那是用无量山大青菜腌出来



的味道，干腌菜的酸甜带着山风的清爽，既能克住肉腥，又能引出肉的鲜。所以男人们爱这软嫩的肉片，女人们偏爱吸饱油脂的腌菜，就连剩下的菜汁，拌着米饭都能让人多吃一碗——它从不是只讨好某个人，而是想让一桌人都吃得舒心。吃一口千张肉，就像尝到了无量山人的心意：不追求极致的惊艳，只愿用最妥帖的滋味，让每个吃到的人，都觉得温暖又满足。

## 随手拍



拍摄时间：十月十五日

留影喜洲

拍摄地点：大理市喜洲古镇

作者：严镇威